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文化杂谈】

我们为什么对西南联大心存敬意

□刘天放

今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80周年校庆日。作为大学老师，我当然想“纪念”，可又不知该如何去做。想让学生找“度娘”了解，恐怕浮皮潦草，课堂上唠叨几句，唯恐说不到位。想与周围人分享体会，可人家不是在“走穴”，就是忙于论文、课题、职称。那就斗胆在此写下几句话表达对西南联大的敬意。即便如此，还是内心忐忑，恐被西南联大的前辈们“怪罪”。

有关西南联大的话题众多，而反思我们这一代大学教师该如何弥补与前辈在学养、治学、理想、追求、生活等方方面面存在的巨大差距，当是对西南联大最好的纪念。西南联大那批前辈教师，所处的正是国家饱受蹂躏、生死存亡的年代。也正因此，那三所名校的教师们历经磨难，最终到达昆明的时候，无论是教学条件，还是面临的生活环境，乃至于日寇轰炸带来的生命危险，在后辈看来简直就是生存绝境。

然而，正是这批怀揣至高理想的人，或紧跟世界自然科学发展，或潜行人文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且大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杨振宁在联大短短6年，却对他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回忆说：“我在联大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后来两年念研究院的时候，渐渐地能欣赏一些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培养起来的。”西南联大自1938年至1946年整整8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许多是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有诺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工程院院士以及“两弹一

星”功臣。联大独一无二的贡献实乃我国高等教育之奇迹。

多年来，每当中国的大学在办学上显得有些不尽如人意的時候，“西南联大”就不时被提起，人们对它满怀仰慕和崇敬。人所共知的是，除了当时的环境特殊，使这些前辈怀有更高的理想抱负外，不容忽视的是西南联大科学化、人性化的办学理念，即教授治校、思想独立、学术自由以及以探求真理为至高准则，不唯书、不唯上的风气，才使它成为传奇。

西南联大的校风是：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联大人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正因如此，多元、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才能得到充分发挥、释放。没有学历不要紧，有水平就行；没有论文不要紧，有学问就行；没有资历不要紧，有特长就行；思想和追求不同也不要紧，只要专心治学、有所建树，都能在联大有一席之地……思想的激烈碰撞，才能溅起美丽的学术火花。正是这种兼容并蓄，才使西南联大为国家的教育科研做出了杰出贡献。

西南联大也曾饱受困扰，对于来自行政部门的政令，联大或据理力争，或公开抗议，坚决抵制国民政府将大学衙门化的企图。1941年6月10日，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在一份抗议函中称：屡屡接到教育部训令，指示不厌其详，但准以此往，则大学将直接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之一科，于教育无益。抗议函强调了大学与教育部的关系，认为“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则是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彼此是平等的，应是互补关系，而非一方到另一方的门上去指手画脚。联大坚持了教授治校原则，才使

其成为培育大师的摇篮。

我国的高等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成绩卓著，这有目共睹，却也问题不断。学术腐败时有曝光，某校教授甚至为一个处长岗位打得头破血流；各级学官的官架子十足，而教授反倒低人一等……作为后辈，如今我们在不缺教材、设备，没有恶劣生存环境，甚至拥有世界一流设备的条件下，却做不到学术一流，与前辈相比，该是羞愧难当！作为高校，作为大学教师，是不是该时常问问自己：大学或教师，除了应有的教学科研硬件，或有一些专业知识外，我们的学养、素养、风骨以及知识分子情怀到底还有多少？如今，想要复制西南联大当时的特殊环境显然是幻想，但它独立自由的办学理念，后人当可继承。

西南联大是一面镜子，它反射出办不好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也折射出如今的个别后辈仅为一个职称就打得人仰马翻的浅薄、狭隘、自私、粗暴。对西南联大心存敬意，是出于对当时具有的人文精神和学术宽松环境的留恋，更是出于对当今某些高校办得不令人满意而产生的担忧。时至今日，西南联大仍不断地刺痛国人的神经，后辈时常怀念它曾经的辉煌和神奇之时，也一定要反思我们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

在国人心中，西南联大当然“神圣”，因为它有骨气，所以它有尊严；因为它有辉煌成就，所以它值得敬仰。而最重要的一条：西南联大曾有过相对宽松的办学环境，这才使它在那个极为特殊的年代成为传奇，而这些，又怎能不令人怀念“西南联大”，对它心存敬意？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

【社会观察】

让人『大开眼戒』的书坛乱象

□王谦

微信是个好东西。书法借微信来传播，算得上时代带给书艺的福音。

微信传播书法的贡献之一，是让无数微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哪怕蹲卫生间里都能点开书法的资讯和书法名家作品，秒知展览信息，零距离浏览书法作品。最给力的是经常有一些书法名家的视频猛不丁地就叫人“大开眼戒”——没错，不是眼界，而是“大开眼戒”。

近年颇有几位早些年的书法名家重新包装，借微信宣传走到大众眼前的。两三年前有过一波“中国当代丑书十家”的微信被吃瓜群众大肆转发。要搁以前，你说哪个书法家写的是“丑书”，那还不等于挖他家祖坟一样？时代不同了，“丑书”比美书成为更大的卖点了，被点名的“丑书”书法家甘之若饴，收获上百万的微信浏览量，弄得原先一些正襟危坐惯了的书法家真坐不住了，于是乎走上前台，打破同行不相互撕咬的不成文惯例，点名道姓挨个批评起被炒得烫手的丑书家，同时祭出十位他眼里的正宗书家与丑书家一一对比，那阵势就差用他自己一个人直接跟十位丑书家对殴了。不过，十对十比较下来的结果，丑书家的字确实是够丑，但人家的气场大呀，加上美书家的字不光没显出过人的书法功力和作品美感，反而在丑书面前露出怯来，结果不了了之，至今丑书家中最霸道的几位还隔三差五在琉璃厂的高大上商业堂馆里弄个新作展啥的，据说行情比挨骂前涨了两倍不止。所以，丑书家不怕被人骂，当今时代，当你在网上骂一个人的时候，观众第一反应是这两位有过节，第二反应就是这是经过策划之后上演的“双簧”，没准儿那开骂的一方分的银子更多。

在微民中间极火的一位中年书法家，如果命名流派的话，得叫作“喊派书法家”。十年前作家池莉写过一本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书商开机就印20万册，在图书订货会上上一订而光。这位“喊派书法家”是逢写必喊。而写出来的字——怎么说呢，手里把几杆大号毛笔攥在一起，从满满墨汁的搪瓷盆里蘸饱了，一边胡乱喊叫着锵锵锵来回跑上几趟，一边呼哧呼哧地在两三米长的白纸上横竖划拉上十条八条墨线——要说这就是书法作品，打死也没人信。但这丝毫不影响拇指一族在微信空间群发群转，早先的新闻学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八成大家把这样的书法创作当成“人咬狗”的新闻来传播了……

不过，在书法小电影之林中，上面这几位只能在排行榜前五名之后的位置。有道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光脚的”年轻书法家上位来得更生猛。这两年雄踞榜首者，是自带女友到国外表演“身体书法”者。

说到底，如果看穿了这些书坛乱象，应当会明白：真正热爱书法这门艺术，你得打心里怀有对文化的敬重，有了这样的底色，再去欣赏历史上书法大家们的经典作品，才会认真生出审美的快感。否则王羲之和他的朋友们——一群东晋名士——在兰亭雅集时，如果一个个揣着文化却非装作没文化，曲水流觞那酒壶还没漂到跟前，自己先就醉醺乱吆喝起来，连哭带喊、连吹牛带吐痰地在纸上刷字，八成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出现《兰亭集序》这样空前绝后的“天下第一行书”。再退一步说，就算古人的书里记载了唐代狂草书家张旭、怀素喝醉酒之后大喊大叫地在墙壁或大幅宣纸上狂书的轶事，甚至张旭一来劲儿还将头上的长发浸到墨池里用手提出来握着写字，但是，人家写出来的那真是艺术作品，原因很简单，人家对字法、草法早就烂熟于心，别说拿毛笔、拿头发这样的软工具写字，你递他一根擀面杖，人家写出来的也是既合字法要求又充满高涨情绪的书法作品，没准儿擀面杖写出来的就成了咱们最早的硬笔书法了。

本文作者为美术学博士、书法家